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專刊 5

# 1880年代南臺灣的原住民族

南岬燈塔駐守員喬治·泰勒撰述文集

謝世忠·劉瑞超 譯

杜德橋 編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

# 1880年代南臺灣的原住民族

南岬燈塔駐守員喬治·泰勒撰述文集

謝世忠·劉瑞超 譯

杜德橋 編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  
出版

1880年代南臺灣的原住民族：南岬燈塔駐守員喬治·  
泰勒撰述文集／杜德橋編；謝世忠，劉瑞超譯。一初  
版。－臺北市：原民會，順益博物館出版：南天發  
行，2010.05

面：公分（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專刊：5）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譯自Aborigines of South Taiwan in the 1880s

ISBN 978-986-02-3747-4（平裝）

1. 臺灣原住民 2. 清領時期 3. 民族史 4. 文集

536.3306

99010275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專刊

1880年代南臺灣的原住民族 新臺幣320元

譯者 謝世忠·劉瑞超

編者 杜德橋

出版者[1]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台北市(103)大同區重慶北路2段172號  
☎(886-2) 25571600

出版者[2]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  
台北市(111)至善路2段282號  
☎(886-2) 2841-2611 Fax:(886-2) 2841-2615

國際書號 ISBN 978-986-02-3747-4

版次 2010年6月初版一刷

印刷者 國順印刷有限公司

印製·發行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106)羅斯福路三段283巷14弄14號  
☎(886-2) 2362-0190 Fax:(886-2) 2362-3834

郵撥 01080538（南天書局帳戶）

網址 <http://www.smcbook.com.tw>

電子郵件 e-mail:wcitw@smcbook.com.tw

著作權所有·請勿翻印

# 序

由「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信念開始，我們推動「愛土地使該愛護每個文化」的觀念。在經歷了將近十多年的計畫與準備，以及來自各方的支持，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於1994年6月正式開館。過去4年來，博物館透過研究、收藏、與教育，專注於臺灣原住民文化的保存、創新、及發展。

就研究而言，本館有計畫地與英國牛津大學、荷蘭萊登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以及日本東京大學進行研究合作。此項計畫乃為結合國際學術資源，以使臺灣原住民文化，獲致更大的成就。《1880年代南臺灣的原住民族》一書，由牛津大學所編纂，本館發行出版，是為合作計畫最主要的成就之一。本書透過英國人喬治·泰勒的視角，帶領我們認識百年前南臺灣的原住民。藉由喬治·泰勒的西方文化角度，來認識十九世紀的臺灣原住民，本書提供了不同於日治時期官方原住民資料的另一種觀點。

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表示，期望南島語族的研究，能成為臺灣人文學科研究的成就代表。南島語族的研究，應以臺灣原住民族為根基。衡量現今情勢，我們需以最大心力，進行資料收集，同時讓全世界對臺灣產生興趣。我們與牛津大學之間的學術合作與出版計畫，是對臺灣原住民研究上的小小貢獻，希望能藉此大家相互勉勵，作出更大的貢獻。

林清富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董事長

## 謝 辭

眾所周知地，清政府對臺灣原住民族採取隔離政策，將其視作生番，並利用土地界線使漢人與其分離。此一政策的實行，導致幾乎沒有漢人在原住民族地區活動，現存的中文文獻，也極少有各族生活方式的相關描述。

不過，至少在某個程度上，這些紀錄上的不足，很幸運地由西方旅行家的報導予以彌補。臺灣自1860年起開放外國貿易，西方商人、傳教士、以及官員來到臺灣，他們留下了部份此地的經驗記錄，其中主要即是對原住民族的描述。它們大多是第一手報導，因此，對於臺灣原住民族歷史的重建，彌足珍貴。

杜德橋 (Dudbridge) 教授收入本冊的文章，多數係由當時在屏東鵝鑾鼻管理燈塔的英國人喬治·泰勒 (George Taylor) 所寫，從中，我們學習到許多無法自中文材料得知的南臺灣原住民知識。本人非常感謝杜教授收集到四散各處的材料，並以如此有趣又易讀的方式，將之組織起來。

作為臺灣史研究所的代表，本人很高興且與有榮焉地見到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作為本書發行的共同贊助者。無疑地，一般讀者與原住民專家們，都將發現本書趣味及價值的所在。

黃 富 三

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1998年6月10日

## 譯序一

從事學術工作20年，未有翻譯經驗，接觸臺灣原住民社會文化課題時間更長，也沒能譯出任一相關外文著作，因此，接受委託同意擔任本書英譯中計畫主持人，不啻為大膽嘗試。原先規劃一年半完成任務，初步譯稿的確如期交付，但複譯與文字再三斟酌，卻又花上了另外一年半。單純寫書寫論文，不曾有此延宕，本書翻譯作業雖也未有片刻稍怠，卻仍拖了時間，足見譯作之艱，實難於創作。

翻譯團隊由筆者與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班研究生劉瑞超君組成，他負責初譯，我接續複譯。期盼兩人合作之功，可使書文品質佳良。一本厚書如何翻譯？最佳策略即是每天有進度，於是，過去的年度裡，幾乎就天天與喬治·泰勒先生打交道。

喬治·泰勒是誰？他是130年前的英國人，約與筆者高祖父同期行走生活於臺灣。家系族譜記載完整，祖先遷臺400年，筆者第十三代，惟家族多活動於北部樹林、艋舺地區，與泰勒先生的熟悉南部，兩相間距，否則筆者還想像或許他們有面緣可能。不過，即使未有結緣，雙方卻都留下臺灣紀錄，只是先人限於自家人員登錄（家譜是也），英籍紳士則在廣袤大地記載他人種種點滴（即泰勒先生所述文稿、日誌、報告、心得等）。中西方寫字傳統（我家私域對他家公域），直接提示了我他兩方，對認識或理解世界貢獻程度的小大對比。

我們都知鵝鑾鼻燈塔，中小學地理課本介紹，遙望或參觀者亦眾，但咸信少有人知曉它的建成故事。泰勒先生作為首任燈塔

管理員，並非塔成才登島履新。主角人物係自零自無開始，從選點、購地及至興建完工，全程參與。當時中國國力衰微，欲充分治理臺灣，卻難以爲繼，名有島嶼，實控不了全部。漢人人口大量移入，代替了國家行政對原住民的壓制，但也僅限於平埔族範圍，大部分山地，仍是部落的天下。泰勒先生爲達燈塔建造的使命，行走於國際勢力、中國官僚、漢人村里、平埔社區、以及恐懼與浪漫情緒交織想像的高山深林部落世界之間，復又身臨南臺灣酷熱環境，其狀不難想像。然而，難得的是，公事之餘，即使天天身臨諸多不便，泰勒先生仍勤於寫作，記下細微，尤其重視自然地理及在地原住民生活樣態。於是，百年多前包括排灣、魯凱、卑南、阿美及平埔各族在內的南島系人群活動，經由作手，歷歷在目。相較之下，當時在臺萬千漢人，包括筆者祖輩在內，也沒能記下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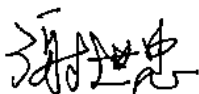
泰勒先生的「民族誌」紀錄，是爲南臺灣原住民文化史、民族史、及社會變遷史的重要資料，但迄今的原住民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尤其是人類學，卻似尚未積極運用之。日人引進學院人類學方法論以來，將近一個世紀歲月，我們田野無數，出版成堆，但卻真如吾等所屬學科，往往被控忽略歷史一般，人家對像泰勒先生的原住民記事，竟是視而不見。當然，筆者不是盡信文獻，不過，作爲一名人類學者，深知縱使親眼親耳田野所見，也僅是「民族誌事實」，而非想像中的「客觀真理」(objective truth)，因此，泰勒先生的紀錄寫作，仍極具傳達現象學屬性之社會文化訊息的價值。

看到自己熟悉的族群、部落、地點，以及文化制度與社會行爲，現身於百數十年前的英人紀錄，心情大喜大悅。然而，不少深感陌生的人類活動，卻也同樣併見文字，此時，另一種焦慮心

態又起。於是乎，歷史探索念頭大興，期望對原住族群能有進一步的動態性理解，而非僅侷於現狀的訪談觀察。譯完本書，省思亦多。

業師芮逸夫院士嘗提醒，翻譯「信、雅、達」缺一不可。大抵外國文字譯成，往往只專注於「信」而不知「雅、達」效能。所以，計畫推動之初，筆者即與瑞超君共識原則。他先行仔仔細細，字句不遺地譯出，努力作到「信」的地步。再由筆者接手複譯，重點置於「雅、達」要求，盡量使譯文合於華語文或臺灣中文脈絡的慣習。我們希望讀者閱覽順暢。當然，初譯最為辛勞，字字查驗，因此，瑞超君居功首位，筆者則形如文化轉譯工作者，力求書本「又歸真又富學術價值」，同時也「又文學又具可讀性」。

這些年頭，由於完稿慢了時程，多方不時催促，忙碌中幸有陳彥亘、李莎莉、張嘉倩、楊鈴慧、游浩乙、林威城、石丸雅邦、中村平、魏德文、洪玲、王鵬惠、郭欣諭、張育綺等諸位女士先生的支持鼓勵，特此誌謝。譯文或有不盡完美，敬請指教。



寫於馬來亞大學文明對話中心

2009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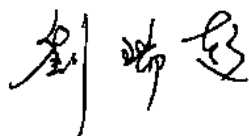
## 譯序二

初接到這本書時，心中真是又愛又怕。高興的是，可以看見許多學術文獻上未有記載之早期臺灣原住民社會的珍貴記錄；怕的是，擔心英文能力不足，更怕遇上「古時候」的英文而頭大。所幸，語文的問題有謝世忠教授當後盾，解決了我不少誤解、誤譯之處。由於本書文獻為杜德橋（Glen Dudbridge）教授所編，書中也附有導論，因此，筆者與謝教授達成共識，不對文獻進行相關延伸討論，只聚焦於文獻本身的譯出及考證。然，考證實非易事，書中仍有幾處或源自原住民語的古地名等，現階段仍無法確定，但應不致影響讀者閱讀及認識當時的南臺灣社會。

雖然這本書主要是關及十九世紀末葉南臺灣原住民社會文化的第一手記錄，但透過泰勒等人的眼睛，我們也看見百餘年前的「漢人」社會，包括泰勒等人對漢人移民拓墾的定位與評價，甚至南臺灣客家社會的性質，這些都值得當代的我們進一步省思。那個年代，正是日本西化及版圖拓展的萌芽期，也是法國在東亞尋求殖民地的時候，臺灣鄰近海域更航行著南來北往的各國商船。面對國際上對臺灣的關注（無論是覬覦臺灣或者單為保護本國商船），位於東亞大陸的滿清帝國只得被動的經營臺灣，乃至建省將部分土地納入帝國版圖。從一個燈塔任務裡，可以看出臺灣在那個年代裡的國際角色，也看到這塊土地上動態的族群關係及地域社會的形成。

譯畢此書，經常在腦中縈繞不去的是，南臺灣的自然風光明媚迷人，及人在自然中的渺小。旭海、南田、及阿郎壹古道一帶

的東南臺灣海岸沿線，是今日唯一仍沒有公路抵達，保留著原始自然的海岸地形。可惜的是，這幾年來，此處的自然環境也正一點一滴在消失，因為海岸道路的興建，地形及動植物生態均遭到破壞。環島公路全線完成後，臺灣島上不再有車輛到達不了的地方了，很難想像百餘年前，泰勒等人及臺灣原漢居民，單靠雙腳走過這片土地與面對海洋時的光景與心情。



2009.11

於內湖環山小屋

# 目次

序.....	林清宮	vii
謝辭.....	黃富三	ix
譯序一.....	謝世忠	xi
譯序二.....	劉瑞超	xv
1. 喬治·泰勒與南岬的族群.....	杜德橋	1
2. 拜訪南臺灣十八社頭目卓杞篤.....	湯瑪士·法蘭西斯·修斯	25
3. 1875年橫越南臺灣打狗至南岬之旅程兼述		
全島概況.....	麥可·畢齊禮	37
4. 南臺灣原住民族小記.....	威克翰·梅爾	59
5. 臺灣的原住民族.....	喬治·泰勒	75
6. 臺灣的生番女祭司.....	喬治·泰勒	101
7. 漫遊南臺灣.....	喬治·泰勒	105
8. 臺灣原住民的民俗傳說.....	喬治·泰勒	151
9. 臺灣島之特性及其原住居民.....	喬治·泰勒	167
引用書目.....		187
索引.....		191

# 喬治·泰勒與南岬的族群

---

杜德橋

1870與1880年代的臺灣南端，是東亞地區最荒涼而難以進入的地區。不過，此時此景的結束，只是整個大歷史劇碼進展中的一部份而已。至少有3項主要劇碼，由世界各地主要邦都所參與的一連串事件中，彼此交纏在此。

最明顯也最具威脅性的，就是帝國主義力量的進展。1874年5月，日本軍隊攻佔車城，並在該地建立了許多營房，但隨即於同年12月撤離本島。此事係在國際協調下，對該區原住民部落於年前發生大屠殺事件的懲罰性征伐。<sup>1</sup>但僅僅不過20年之後，日本便奪取臺灣全島，並將之併入帝國之內。1880年代早期（也就是本書封面上的年代），法國欲在東南亞建立殖民地，以致與中國發生戰事，臺灣北部遭到法國的封鎖。在1885年間，仍有不受歡迎的法國船隻，出現於臺灣西南海岸，原本預期會有砲轟迎

---

<sup>1</sup> 關於此一事件的分析，請見Sophia Su-fei Yen所著，*Taiwan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 1836-1874*一書，美國康州Hamden出版社，1965，頁156-295。對於日軍佔領的更詳細描述，可見當時臨時海關專員亨利·艾德格（Henry Edger）所寫的〈1874年打狗（港）貿易報告〉。這份報告曾寄給當時的總稅務司羅伯·赫德（Robert Hart），並重印收錄於黃富三主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1997，頁144-48。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擊，<sup>2</sup>但臺灣道臺劉璈卻在臺南安平港外，大膽地嚇退海軍將官孤拔（Courbet）。<sup>3</sup>

更微妙的是，位於南臺灣的中國海關，正是世界貿易力量傳送於外的執行單位。此一由英國實際經營，卻由中國代理施行的建置，負起了在南臺灣海岬立起燈塔的責任。該燈塔的矗成，指引著中國海岸的船隻運輸。此處總是不斷顯現出國際上的緊張局勢。1867–1872年之間，美國透過廈門領事李善得（Charles W. Le Gendre），積極地與中國進行協商，談判先前臺灣南部原住民屠殺了包括船長及其夫人在內所有船員之事件。<sup>4</sup>在此一導致人命與船隻損失的危險海岸聳立燈塔的重要性，隨即呈顯了出來，<sup>5</sup>但準備在南岬建立燈塔，卻是漫長且困難的工作。在某個層面上，此項工作似乎開放各方參與，但中國當局卻緊張地提防著，並且勉為其難地許可計畫的進行。這座燈塔於1883年4月1日首次點亮。<sup>6</sup>中國疑心地認為，僅為了讓這座燈塔發光，而部署防禦工事、武器、以及人員，實是過渡浪費，他們憂心其後必有領土上的野心。

---

2 當時在打狗（高雄）主管大衛梅森（David Manson）紀念醫院的威克翰·梅爾（Wykeham Myers）醫師，報導了此一紛爭事件時，部隊緊急駐紮，以及醫院為了傷亡人員進行準備的情形。見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II.—Special Series no. 2, *Medical Report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86*. 32nd issue, Shanghai 1886, pp. 44–45.

3 關於事件的詳細趣聞，可見連橫《臺灣通史》中的〈劉璈生平傳記〉，頁33.921–7；重印於「臺灣文獻叢刊」第128種，1962年，臺北。關於劉璈的部分，見下文頁7。

4 關於事件的分析，請見Sophia Su-fei Yen所著，*Taiwan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 1836–1874*一書，頁125–53。或見本書第2章，頁27。

5 此事由李善得所領導。見Sophia Yen，同上書，頁147。

6 見*Notices to Mariners 1883*.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pecial Series, no. 5, second issue, Shanghai 1884, p. 4, no. 166.

不只因燈塔座落於中國帝力所能及的最遠處之外，燈塔所在位置亦距中國軍隊前哨基地遙遠，這些軍隊面臨的是南臺灣及東臺灣地區未被馴服的原住民族。那些原住民族在十九世紀歐洲人觀念中是為「野蠻人」(savages)，也就是中國人 (Chinese) 眼中的生番，他們以武力行動抵抗文明力量 (civil power) 的出現與推進。族人戰士們的行動，反應出了中國宣稱控有臺灣的不確定性，以及在國際事務上向強權靠攏的趨勢。日本早已利用原住民作為侵略及測試統治權的藉口。難道現在歐洲人也在做同樣的勾當嗎？

在此一巨大權力關係的出演之前，一齣更長期的劇碼已在進行著。中國當局透過軍隊、開拓者、墾庄、和通婚等方式，相當巧妙地（相當狡猾地）對邊緣地區進行掌控。這兩股力量，不斷地衝擊邊緣範圍的人們。整個過程緩慢而充滿著暴力，後來被日本殖民佔領事件所中斷。當然，以後見之明來說，我們已知日本的勝利，100年不到的時間內便會結束。1880年代幾可說是維持近千年傳統時代中的最後一刻，畢竟，自此，日本帝國以現代國家之姿，有組織性地干擾了臺灣原住民的社會生活；而伴之而來的現代民族誌方法，也開始形塑對方的群體樣態。總之，1880年是對生活在自我傳統秩序下人們的最後一瞥。

\* \* \*

本書所收錄的文章，寫出了新燈塔挺矗在南岬時，當地社會人群的風俗、人格特質、及自然環境。這些絕大多數是英國人喬治·泰勒 (George Taylor) 的功勞，他在早些年間主導燈塔事務的進行。1877年6月起，泰勒在中國海關廈門辦事處服務，直到1882年，他與其它幾位同事被調到南岬來，當時燈塔興建工程仍

在進行中。<sup>7</sup> 剛來時，泰勒是A級二等燈塔員，待1887年離任之日，已升至主任燈塔員，之後，在其還在休假的時間裡，又被晉升為室內工作的書記。自1889年起，轉至上海港務站工作。<sup>8</sup> 總之，1882–1887年的5年期間，泰勒在南臺灣獲得一份特殊的經驗。<sup>9</sup>

泰勒似乎能閱讀中文，並可說些臺灣方言，以及至少習得了一種原住民語言，那就是被他界定為與馬來語有關的排灣語。<sup>10</sup> 他積極地探索臺灣南部，並與原住民發展出友善的關係。1880年代下半葉，泰勒發表了一系列有關原住民族的報告與紀錄，其中與阿美 (Ami) 和排灣 (Paiwan) 的關連尤其密切。這些報告出現

7 《巡臺退思錄》，「臺灣文獻叢刊」重印本第21種，1958，臺北。文件36號，頁61。光緒8年5月21日（1882.7.6）。

8 1880年4月他自B級二等燈塔員擢升至A級二等燈塔員，1883年7月升至B級主任燈塔員，1885年元月再升為A級主任燈塔員，其後核准一年休假至1888年11月14日。至於擢升至書記，已是1888年4月的事了。見中國海關IV《勤務名冊》，勤務系列1(4):57, 71，上海1878年：6:58, 74，上海1880年：8:73, 95，上海1882年：9:74，上海1883年：11:72，上海1885年：14:17, 138，上海1888年：15:94, 123，上海1889年：16:98, 127，上海1890年。同見註9和第9章的註解。

9 在分發至南岬 (South Cape) 之前，1877至1882年間，他在澎湖群島西面臺灣海峽上的漁翁島擔任二等燈塔員。見《勤務名冊》，第4號，頁71：第6號，頁74。

10 他對臺灣的文字和語言發音的熟悉，可從偶爾投稿至《中國評論》(The China Review) 文章中看出。如，卷14:164, 289，1885–1886：15:305–06，1886–1887。他的語言知識亦由威克翰·梅爾所證實。梅爾在中國海關的〈1884年9月30日止的半年醫療報導〉(見本書第4章) 中寫下「我可以說，這位紳士對中文有相當豐富的知識，他待在那裡時，學會了附近部落的語言」。很可能就是排灣語。第7章〈漫遊南臺灣〉，頁135，泰勒描述了他一個排灣族部落時，對當地語言有某種的熟悉程度(頁139)。

在維多利亞時期的期刊上，多刻意配合各刊物主題的趣味性，以及每一群體的特殊風格。以主要投稿出口，在上海發行的《中國評論》(*China Review*)來看，泰勒維持著一種宏觀又直率的態度，始終不違該刊對增進中國知識的熱忱。復以《皇家地理學會公報》(*Proceedings of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和《民俗學期刊》(*Folklore Journal*)觀之，他努力地將觀察所謂與材料範圍，聚焦於此二學術社群的需求上，但也從沒忽略各項新鮮逸聞趣事。

泰勒發表的文章，多根據一些共通的材料，但每篇也各放入不少獨特的資料。整體來看，這些材料構成了一個相當有趣的主體：它們直接反映了日本即將領有臺灣之前幾年間的第一手田野經驗。各文描述了尚未受到現代衝擊的原住民社會狀態，並記錄了他們自身的歷史事件、傳統、民俗及神話，同時也觀察到了本島在自然地形上的改變。基於上述理由，編者才會以書的形式，選入文章予以重印，如此，泰勒的貢獻範圍與價值，方能以一個整體來加以理解。

書中也兼顧到其它人的聲音。此一重印的論文專書，係以中國海關同僚們所寫的兩篇報告作為開頭。英國人湯瑪士·法蘭西斯·修斯(Thomas Francis Hughes) 1865年就已加入這一行，後來他接任中國港口的專員，直到1902年逝世為止。<sup>11</sup> 1870年11月他發表了〈拜訪南臺灣十八社頭日卓杞篤〉(Visit to Tok-e-Tok, chief of the eighteen tribes, southern Formosa)的報告，以第一手的

---

11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ASS comp., 《中國海關秘檔》(*Archives of China's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obert Hart and James Duncan 1874-1907*) 4:77, 信件403, 4號。



觀察資料，描述了燈塔未建立前南臺灣的危險情境，文中介紹了當地流傳於史的名人卓杞篤。卓杞篤在喬治·泰勒抵達前就已過世，但其聲名卻續留不斷。

助理工程師麥可·畢齊禮 (Michael Beazeley) 1875年1月加入海關，1884年7月被解除職務。<sup>12</sup> 早年，畢氏曾與一群海關同事及1名中國省級官員同行遊歷，而該中國官員爲了視察南岬，早在1875年即冒險進入野蠻地區，選擇興建燈塔的地點，最後終於自蠻人手中，爲中國海關取得一塊土地。他們成功地達成了危險任務，雙方並簽署一份以100兩銀子購來土地的契約。

上舉兩份發表於《皇家地理學會公報》(*Proceedings of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的報告，有幾處令人頗感興趣，它們反映了泰勒抵達南岬前10至15年間，該地區中國人與原住民的關係狀態，許多細節部分，亦都爲當代中文文獻所證實。前後年代的兩批報告內容，顯現出一種對比趣味。修斯與泰勒對原住民都有一種出於本能的親切感，而對中國人尤其是客家人則相當厭惡。另外，原住民對畢齊禮頗爲反感，但他卻似乎與中國同事相處自在。然而，在發自內在的活力、對行動的愛好、以及對自然環境的敏感度上，畢氏都足以與泰勒相匹敵。相較之下，泰勒與原住民的親近，主要係秉持著一種和善公正的態度。他並不畏因此而引來中國人對他的嚴厲批判。

---

<sup>12</sup> 見《勤務名冊》(*Service list*) 2:62:11:115。麥可·畢齊禮是在他的長假中結束任職的，見《勤務名冊》10:112。在被派到海關任職以前，畢齊禮工程執照的主要領域與羅伯·赫德 (Robert Hart) 及金登幹 (J. D. Campbell) 有相當的一致性。見《中國海關秘檔》(*Archives of China's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卷1，北京，1990，信件77, 99, 100, 118號。